

陕北红歌

武歆
★
著

这里不止埋藏着秦砖汉瓦、王朝废墟，
更激荡着信仰的尊严和骄傲，革命的理想和忠诚。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13067641

I247.5
3590

陕北红歌

武歆★著



I247.5
3590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675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北红事 / 武歆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02 - 1316 - 2

I. ①陕… II. ①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0116 号

陕北红事

SHANBEI HONGSHI

武 歆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90 毫米×127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20 千字
2013 年9月第1版 2013 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16 - 2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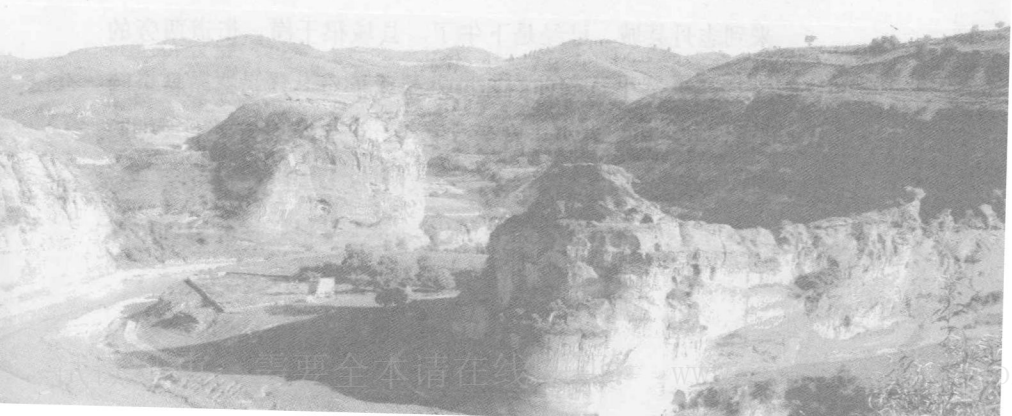
目 录

- 第一章 对峙 /1
- 第二章 米脂的黄昏 /59
- 第三章 统万城 /111
- 第四章 瓦窑堡爱情 /177
- 第五章 黑缨枪 /245
- 第六章 去延长布展 /289

后记：老生常谈 /327

第一章 | 对峙

（注：此段文字在原文中非常模糊，疑似为“第一章 对峙”的正文内容，但无法准确识别。根据上下文推测，可能涉及“对峙”、“对峙”、“对峙”等关键词。）



上官文品是我来到志丹县相识的第一人。他是个司机，在志丹与吴起的县界处接我。站在黑色越野汽车旁边，他朝我们热情地挥手。他个子瘦高，脸膛黑黑的，比越野汽车的颜色还黑，但样子和蔼，离很远我就看见他在笑。后来我跟他讲，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志丹人。他嘿嘿一乐，没说话。他喜欢笑，好像总是炫耀他那一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上官文品的车技很好，右手扶方向盘，左手摸着额头，胳膊肘顺势搭在车窗上，洒脱的样子像一个小孩子在玩耍，狭窄、多弯的盘山公路在他眼前像是乖巧的小绵羊一样顺服。

来到志丹县城，已经是下午了。县城很干净，街道两旁的店铺非常规范整齐，店铺外面的广告宣传画很有气魄，画里的人都是当今世界叱咤风云的影视明星，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他们在画上摆着各种造型，或冷峻或洒脱，端望着这座小县城。看得出这里一点不闭塞，与外部世界接轨得很好。有时偶然一

抬头，还能看见十几层高的大楼，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我和小加一边聊天一边闲走，很快就来到了县城中心地带，看见漂亮的女交警站在街中心执勤，来往车辆没有超车闯红灯的，也没有胡乱鸣喇叭的。

小加是安塞人，在延安市工作，他是我这次陕北漫游的坚定陪同者，没有司机时他可以开车，有司机他就做陪同。在延安王家坪延河边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喝着“小榆林”，吃着“碗肉”。小加笑着对我说，我要把你“三陪”到底。我让他把“三陪”的内容讲一讲。小加说，陪行、陪讲解，还有就是……陪吃了。我笑起来。我发现在陕北，从陌生朋友到熟悉朋友，过程特别简单，没有大都市里那些繁缛礼节。小加年岁不大，多才多艺，会画画儿，会摄影，还会唱民歌。他五官精致，但眼睛里经常会弥漫出来一种忧郁的目光。小加特别注意细节，告诉我，你仔细看，地上绝没有纸屑。我放眼望去，果然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志丹县城。

我这次从延安市出发，向北、再向北，准备做一次陕北漫行，志丹是第二站，几天前我到的吴起县。这次漫行目的很简单，采撷陕北的“红色故事”，为一部暂名《陕北红事》的长篇小说收集资料。

在刚才来的路上，我忍不住跟司机上官文品聊过这个话题。上官文品神秘地告诉我，陕北遍地都是红色故事，许多人就住在毛主席故居旁边，从小就在故居里面跑来跑去地玩耍，还有人的爷爷、奶奶那一辈都和红军、八路军来往过，甚至就是共

产党人，故事就像陕北的黄土，不知道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多得盛不下呀。上官文品还装模作样地上下看着我，调侃说，你应该多带一些口袋子，准保你装得满满的。我觉得自己上来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好听姓名、说话幽默的司机。

在县城遛弯时，我禁不住说起了上官文品。小加说，上官文品的爷爷早年跟红军有过来往，他家故事特别传奇。说完，又用出谜语一样的语气问我，你知道上官文品是做啥的？我说不是司机吗？小加神秘地摆了摆手，故意压低声音告诉我，司机是上官文品的兼职，他的正职是阴阳师，说白了，就是风水先生。我说现在还有人做这个，有市场吗？有人信吗？小加不容置疑地说，大有市场，大有人信，现在乡下人还是要土葬的，上官文品的手艺是家传，他爷爷、他父亲都是远近闻名的阴阳师，大家可相信他哩。

我有了兴趣，尤其是上官文品的爷爷早年跟红军有过交往，这更让我兴奋。小加进一步介绍说，上官文品除了看墓穴、看风水，有时还顺带“捉鬼”看病，是个神人。我问，那他的爷爷更是神人了？小加说，上官文品的爷爷更神，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他爷爷的故事。

我在心里已经确认要采访上官文品，当然是为了他爷爷的故事，我真的不知道一个阴阳师能跟红军发生什么故事，而且还是几天几夜说不完的故事。

晚上，文联和文化馆的朋友为我接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西风”刚喝不一会儿，有人说要玩会儿“吹牛”，于是服务员就把盛着骰子的两个盖碗拿来了，酒桌上立刻笼罩了兴奋的气氛，

已经有人开始兴致勃勃地玩起来。所谓“吹牛”游戏，有点类似北方的划拳，只不过北方是用手比画，而陕北人是用嘴巴——谁嘴巴说出来的数与双方碗里骰子的数一致，谁就是赢家，输了的人当然要被罚酒，胜者在一旁美滋滋地看着。“吹牛”是陕北酒桌上的必备游戏，在吴起我就已经领教了，无论男女老少，对“吹牛”全都兴致勃勃。

我是个外地人，不会“吹牛”；上官文品是本地人，但也不会。我好奇地问他为啥不会？上官文品笑了，又炫耀般地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陕北口音很浓，我没有听清，大意是“不会就是不喜欢呗”，随后他说了一句跟“吹牛”不挨边的话，这让我更加注意他——“这个月我埋了五个人”。

我说文品呀，啥叫埋人？上官文品黑亮的眼睛闪了闪，小声告诉我，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一旁的小加听见了，凑过来，小声说，去吧，我陪你。

当天晚上，我和小加跟着上官文品去了县城边上的一户人家。公路两边漆黑一片，只有满天的星光照路。上官文品的越野车很快就到了——原来这户人家的女娃晚上总是睡不着，一夜一夜地大睁着眼睛，总说屋里这儿有东西、那儿有东西，有时还会指着角落惊叫一声，搞得全家人惊恐万分。女娃的父亲找人联系了上官文品，请他过去给看一看。

我们到时，女娃的父亲已经等在外面，焦虑地蹲在院门口抽烟。上官文品下了车，离很远喊了一句什么，那个中年男人像狗一样机警地站起来，一眼看见上官文品后面还跟着两个陌生人，动作有些迟疑。上官文品走上前，跟他说了什么，中年

男人紧张的身子松弛下来，客气地把我们请进院子里。

这是一个很破旧的大院子，三面都是窑洞，窑洞渗透出来的光亮，使我们能够依稀看见院子里的情形，院子中间堆满了各种破破烂烂的东西。中年男人把我们引进靠近院大门处的一间屋子——原来是一明两暗的三孔窑。窑里灯光黯淡，大概一家人刚吃完饭，满是饭菜的辣香味。陕北饭菜略带辣味，所以吃过饭后，窑里的辣香味儿久久不散。中年男人的婆姨赶紧收拾碗筷，让我们坐在大炕边上。陕北婆姨大多羞涩，看见陌生人，也不怎么说话，低着头，显得很冷淡的样子，其实悄悄看过去，婆姨早已是面颊通红。

上官文品问，女娃哩？中年男人嘟囔了一句，左边挂着花布帘的窑里走出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娃。上官文品指着女娃，问，她？中年男人点点头。上官文品看了看，随后闭上眼，伸出右手，用拇指在另外四个指头上快速点击，嘴里发出庙里和尚念经一样的声音。女娃眼神发直地看着上官文品，脸色灰白，身体似乎很虚弱，感觉她喘一口气，双肩好像都要努力地向上支撑。

大约两分钟过后，上官文品铿锵有力地说了两个字“有鬼”，随后不容置疑地打开了背着的黄色大皮包。

这个黄色大皮包，牛皮的，一尺见方，从它边角磨损的情况来看，已经年代久远。从我见到上官文品的那一刻起，这只黄色牛皮包就与他形影不离。也就是说，只要他离开车子，这个黄色牛皮包就会背在他身上——人和皮包，情同手足。现在终于看清了，原来里面装着他的家什——招魂用的铜摇铃、看

风水的罗盘，再有就是墨盒、毛笔、针线盒，还有手掌宽窄、手臂长短、卷得整齐的杏黄色条纸。

说话间，上官文品已经开始工作，他右手拿起毛笔，熟练地用牙齿拔下笔帽，舌头舔了舔毛笔尖，然后小心地蘸着墨汁，左手举着条纸，开始笔走龙蛇地悬腕写起字来。他写的是扁隶篆体书，非常漂亮，好像我童年时看见邻居家办丧事时棺材前端上面的阴刻篆体字。

很快上官文品就写完了，他小心地把黄纸折叠起来，叠成了粽子的形状，又从针线盒里拿出一条红丝线，把“纸粽子”捆好，交给中年男人，让他给女娃戴在脖子上，并且严肃叮嘱，千万不要露在衣服外面，不能让人看见。上官文品做完这一切，开始收拾他的家什。中年男人给了他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钱，他头也没抬接了过去，很自然地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说了两个字“走哩”。

出了大院，我问上官文品，鬼呢？

上官文品说，捉哩。

那埋人又是咋回事？我问。

今天是捉鬼。上官文品纠正我的问话，接着说，这个月我真是埋了五个人，不骗你。

小加赶紧凑上来，替上官文品解释，他说的埋人，是指为丧户看坟地。

我问，哪天你去看坟，我跟你去？

上官文品又笑起来，抬头看了看西边，凝神说道，快哩。

在繁星满天的初秋的夜晚里，我看见上官文品的笑容特别

纯洁、天真，眼睛在夜晚更加闪亮。他哪里像一个捉鬼的人呀？更不像是看坟地、看风水的阴阳师，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孩子。

来到陕北，我整夜睡不着觉。在吴起待了一天一夜，几乎就没有合眼。现在来到志丹，虽然身体格外疲惫，但还是睡不着，精神抖擞——有激动，更有好奇导致的兴奋。

小加和我住一屋，见我睡不着，他坐起来，跟我聊天。我们的话题很快又讲到了上官文品。

我问他以前见过上官文品吗？小加说，见过几次，他真是个人神。我说，我没看出来神，感觉他有点装神弄鬼，即使那个女孩子今晚睡了好觉，那也是心理作用，哪里有鬼呀？

小加说，我们不信，可村上人信这个，没有办法。我说他就那么随便写了十几个字，就收了人家二十元钱，感觉不太好。小加正色道，必须得收钱，多点儿、少点儿无所谓，但必须得收，这是行业的规定，收取报酬是证明对这个行业的尊重，不收钱的话，将来会没饭吃。我无奈地笑了笑，觉得小加年纪不大，却如此深信这些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

小加喝了点水，忽然问我，你知道上官文品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我说，他不是司机吗？

小加笑着摆了摆手，赞赏地说，上官文品最早是学医的，曾是西安医学院的高才生，本来他可以留在西安当医生，后来遵从他父亲的要求，回到志丹，开始学看风水，没想到做得风生水起，成为远近闻名的阴阳师，最后放弃了医生前途。他脑

子聪明，还会开车，最初在延长给油站开油罐车，因为工作太紧张，总错过他的死人业务，他就干脆辞了职。现在他在文联下属的文化馆开车，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那辆越野车是他自己的，文联有事租他的车，没事时他去干别的，两不耽误。

我说，看来他这个看风水的职业还很赚钱？

小加忽然笑而不语，最后带着崇拜的语调说，上官文品给丧家念经，可以三天三夜不重复一句，本事大着哩。

经过小加的描述，我越发对上官文品还有他的家族好奇起来。

小加说，他爷爷的事情，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给你讲一点，详细的故事你明天再去问他。他家的事，他肯定比我知道得详细。还有文化馆和文联的人，也都知道一点上官文品的家事，反正你得在志丹待几天，没事时就问问他们。

小加倒是很有讲故事的本领，盘腿坐在床上，双手比画着，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来。

1935年的秋季，红军一、三方面军长征来到陕北，最先落脚的地方是吴起县。当时上官文品的爷爷上官丘，正在吴起一带漫游，天天仰着脖子看西天边的星星。阴阳师这个行业非常迷信天象，认为只要天上有流星闪过，证明这一带就有人要死了，也就证明他的活计要来了，马上就要有饭吃了。那天，阴阳师上官丘已经饿得双脚无力，眼冒金花，没有力量再走了，就在这时他看见了西天边的一颗闪亮流星，于是当即就在吴起住了下来。据说就在那天上官丘目睹了红军在吴起的最后一仗。

当时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在红军后面紧追不舍。红军进入陕北后，宿在吴起的直罗镇，那是一个小镇子，当地老百姓早都跑光了，红军就露宿在半山坡上。后来红军和东北军在直罗镇一带打了一仗——这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

当时，毛主席看见敌人追来的是骑兵，心中大笑，早已有了打好这一仗的把握。于是毛主席就把战场布置在了一条狭长的山坳里，一部分红军在山坳两边埋伏下来，还有一部分做出狼狈不堪的撤退状，顺利地把敌人的骑兵引了过来。敌人的战马在狭长的山坳里转不开，发挥不了战斗力，反倒是互相踩踏，乱成一团，最后被红军消灭得一干二净，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的骄傲狂妄的敌师长牛元峰也被红军击毙。

小加说的这场战役，前两天我在吴起县听说过，也看过当年的战场。那是一个高坡，无遮无挡，视野辽阔，毛主席当年就露宿在高坡上的两棵大树下面。据说毛主席部署完战斗，说他太困了，要睡一觉，等打完仗再喊醒他。战斗在子夜时分打响，毛主席就在枪声中酣然入睡。等毛主席醒了，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两点，毛主席睡了一个好觉。此时战斗也胜利结束了。那天我在吴起旧战场遗址上，看着毛主席的铜像，摸着毛主席睡过的大青石，还有那两棵生机盎然的大榕树，感到神话一般不可思议——周围没有那样巨大的青石，也没有那样巨大的榕树，好像青石与榕树从天而降，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据说那是毛泽东长征路上睡得最好的一觉。当时小加也在那里感慨，陕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神话。

小加不抽烟，只是大口地喝水。他抹了一下湿漉漉的嘴巴，

继续给我讲下去。

那场战斗，红军也有伤亡，上官丘就遇上了红军的一个伤兵。当时上官丘看着天象，竟然糊里糊涂地摸到了战场上。他本以为是来到了丧家，没想到却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漫天横飞、杀声响彻天空的战争，这令上官丘始料不及。上官丘看着如此骇人的场面，吓坏了，赶紧往回跑，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土窑里。再后来，枪声更加密集起来，他爬出土窑，想找机会溜走。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穿灰色军装的士兵，骑着一匹白马，正在远离枪声密集的战场，向上官丘躲藏的土窑前面的一条小路快速奔来。上官丘亲眼看见密集的子弹从这个士兵头上“嗖嗖”地飞过去，士兵年龄不大，脸上毫无惧色，身体伏在马背上，不断加鞭快奔。后来士兵中弹了，疾驰的白马也中弹了。士兵脱离了白马，身体像鸟儿一样向上飞去，在半空中翻滚着，最后重重地跌落下来，随后又滚落下了山坡。那匹受伤挣扎的白马，也嘶鸣着，一同坠落下去。上官丘完整地看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吓得完全窒息住了。不一会儿，一群穿黄色军装的士兵也骑马赶来了，他们停在了上官丘藏身的洞口前，指着附近杂乱的草丛，大声说着什么，上官丘害怕，什么也没听见。再后来，这群黄军装士兵向四处胡乱开枪，上官丘赶紧闭上眼睛、捂住耳朵，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埋进地下。后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上官丘睁开眼睛，发现四周静寂，没有一点声音。这时，远处的枪声也弱了下来，上官丘小心翼翼地爬出废窑，顺着土坡下去，看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穿灰军装的士兵，还有

也已死去的白马。灰军装士兵的脸上没有受伤，好几颗子弹打在后背上，弹洞周围的血已经凝固住了，在后背上面形成了一个硬硬的血疙瘩。死去的士兵眉清目秀，看上去很年轻，应该比他的大儿子小。当时上官丘有一个男娃、一个女娃，还有一个娃正在婆姨肚子里怀着，那个还未出生的娃，就是后来上官文品的大——上官钰。

当时，上官丘做出了一个后来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决定——他要埋了这个兵。想到自己的娃此刻正在窑里吃着娘做的饭，正在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可是这个娃却在这里寂静无声地死了，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上官丘的心里软软的，天天看见死人，本已心硬的他，那个时刻却突然柔软了下来。

上官丘背着这个穿灰布军装的小士兵，来到一处高坡上，拿出罗盘，看了风水，再把小士兵背起来，到了一处阳光照射特别充足的地方。完全是凑巧，这里天然形成一个深坑，好像很久以前就有人挖好了。上官丘看见这个深坑，心头一惊，愣怔了好半天，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是天意呀！上天早就做了安排，只不过让他去执行这个任务。于是，他把小士兵顺进了深坑里，自己又跳下去，把小士兵放平了。小士兵身上背着一个破旧的一尺见方的黄色牛皮包，上官丘把牛皮包拿在手上，左右看了看，想要拿走，背包带子都已经攥在他手里了，却就是摘不下来，好像已经死去的小士兵正在跟他较劲儿，死也不让他拿走。阴阳先生上官丘当然迷信天意，很快打消了拿走黄色牛皮包的想法。他想这个娃年岁这么小就死了，放在平常，家里肯定要陪葬点东西的，就把这个黄色牛皮包当

这个苦命娃的陪葬吧。

上官丘双手捧土，把小士兵的尸体覆盖住，又找了一些树枝子把土坑遮盖好，然后独自下山。没想到，在半路上正碰上一队同样穿灰布军装的士兵端着枪，正在四处寻找什么。其中一个士兵看见上官丘，问他，老乡，见没见到一个和我们穿一样衣服的兵？问话的士兵是湖南人，头发老长，满脸的土，破衣烂衫。上官丘一脸茫然，根本听不懂。后来一个陕北兵把相同的话又问了一遍，上官丘这才听懂了，手一挥，说了一句日后纠缠他一辈子甚至影响到了他儿子、孙子一生的话，原话是“可惜呀，死了，我把他埋了”。

上官丘的话，立刻在众兵中炸开了，那个湖南兵立刻说，怪不得我们只看见死去的白马，没看见小胡呢，真是……牺牲了。随后，七八个士兵把上官丘围住，问他把人埋在哪儿了，带他们去找。

上官丘同情地说，你们是一伙的，是要祭奠呀！说完，转身就要带着这几个士兵去埋葬地点。

一个嘴快的士兵顺嘴说，我们要把人挖出来。

上官丘听到“挖出来”，立刻停住了脚步，随后闷头蹲在了地上，说他肚子疼，走不了路。

湖南兵怔了一下，蹲在上官丘的面前，看得出来，这个湖南兵是这群兵的头领。他问上官丘，是不是不想领路？

上官丘不讲话。湖南兵说不讲话不可以，必须讲。上官丘知道拗不过这些扛枪的兵，只好如实说来，不能去。湖南兵口气放软了，问为啥不能去？